……炸被府督總灣台本日 日一十三月五年五四九一

襲空大北台 五三一 年50

劃策心中聞新樂特報本
訪採音錄珠金洪者記

■台大醫院共計被投中八個「燒夷彈」。（張寶歌提供）

■被轟炸之前的台大醫院。（張寶歌提供）

■中彈而燬毀的總督府（現總統府），由美國學者Douglas Fix提供。

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後一年，也就是一九四五年（昭和廿年），美國開始全力對日本進行反擊，美軍就在剛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個半月，美軍計劃對台北的日本殖民政府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空襲。

三個小時的密集轟炸，台北全市整整燒了一個晚上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早晨，台北初夏藍空因日軍陷入孤戰，曾著不祥的徵兆。根據歷過這空襲的朝鮮人表現，曾有人預告出，奉命對台北的空襲是由上午十點開始，一直持續至下午一點左右，為時三小時的密集式轟炸，使整個台北市陷入火海。在美軍炸機隊綿綿接長而去之後，台北市因為燒毒彈，威力，持續在火中燃燒了一個晚上。當日，台北就失去了她原有的繁華。居住在台北市的日人高級公務員家庭，一夜之間成為到處求避難的難民，當日因為空襲而遭難的日本人、台灣人約計三千人。

當時，由菲律賓基地起飛的美國空軍飛機，標是對準台灣日本殖民政府及日本人，美軍在對台北進行大規模空襲之前，顯然曾經詳細地調查。因為，所有燒夷彈的投下地點，都是在「燒夷彈」炸開之後向時會出現大火焰的炸彈」都準確地投在日本官廳及日本人家集的市街。

當日被美軍炸毀的日本官廳無數，總督府也中彈，且燒得面目全非。總督府的前左方現二個大坑，前方的大馬路旁，三個大炸彈，正門入口處則呈傾斜倒毀，至於門口銀行到高等法院之間，現場四周各處，不斷一出現一個接一個的炸彈，完全失去對連絡的機能。

為了尋找當日台北空襲炸情形的報導，曾經連間前保存在台北、東京的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報、毒星延續得集中在台北的報社不是停止發行，就是因為被炸而失去印行的機能。因為當日戰火持續延燒，想必各報社即使留存有部份資料，恐怕亦被燒得一無所存。

根據出生在台灣的近藤彰先生的說法，美軍對台北市的空襲，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二日即由美國第五十八機動艦空母艦軍機率先發動，但當主要是針對軍事標投下小型炸彈。負責轟炸的一克來馬（音譯），在完成轟炸任務後會以機關槍掃射，但目標都不是人口密集的市區。

從一九四五年開始，美軍由菲律賓調動，洛基德C56一間歇性襲擊北。當時美軍即使對台北進行夜間空襲，亦僅只是一、三架而已，所以台北市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以前還算平靜。

同年五月十四日，計九日，美國空軍相繼空襲名古屋、橫濱等地，造成日本島國空軍大傷，橫濱市區一大半被炸毀。美軍對日本島國空軍大傷，橫濱市連續性的轟炸，是因美國於同月八日已向英合國無條件投降，美軍企圖密集轟炸迫使日本投降。

燒夷彈瞬發彈如雨下，植物園的老樹猶可見彈痕遺跡

五月卅一日，由菲律賓起飛的美空軍轟炸機編隊以B29為主，以約二千公尺的高度，分別自台北市東方向西方及南方向北方，以數梯次投下燒夷彈。這就是燒夷彈，小型炸彈的爆炸力不大，可是它的爆炸範圍，瞬發彈的爆炸力不大，可是它的爆炸範圍，瞬發彈的爆開之後會散發出許多鋼碎片，因此對人畜殺傷很大。事實上，五十年後今天，我們仍然可在植物園、台大醫院等地的老樹身上看到當年瞬發彈的遺跡。

現住在熊本縣的日本人近藤彰（當時十七歲）表示，當天美國空軍在下的小型炸彈，落地時像爆竹般彈，哈地響，而大之炸彈在離中建築物爆起的破片，及德火商窗雪，等等時，駐紮在附近的日本海、陸兩軍曾試圖以高射砲還擊，但似乎都未能成功擊落張寬敏回憶當時的情況，美軍B29向台北轟近時，會發出像是飛蚊的嗡音，瞬發彈在空中時，一味嗡「近轟低炸的記憶時，當日日本軍對台北空襲的第一波，是由東邊沿向台北市入侵，由赤平會（國民黨中央黨部原址）醫院向台北醫院、新公園、總督府方向襲來。

第一、三波空襲，分別是由南向北及由東北方向轟炸。連續三個小時的空襲後，由第一高等女學校至台北市站的本町通，現在的中華路，路上，都遍尋不著完整的電線桿。現在的博愛路，曾經遭到空襲，因為被大型炸彈擊中而出現巨大坑穴。近藤彰回憶表示，當時台北因轟炸而毀損的市街，包括若竹町、老松町、榮町、大和町、京町、古亭町、兒玉町及台北車站等。此外，日本人的物產象徵，圓山飯店也在空襲中炸毀。

投彈點皆非台灣人集居地區，美軍情報之準確引起諸多揣測

為何美軍能準確鎖定日本人市街？又完全未傷及上述區域以外住宅大給現，萬華一帶的台灣人，如此，「誤炸」的情況，美軍當時對台灣的人員認為，這是因為台灣居住多年的美國軍官蒲治柯爾在非常實指揮成的，但又根據因國（OSS）表示，蒲治柯爾所做的報告，表示，蒲治柯的工作，曾對台灣的人員，曾經對日友人的工作，曾對台灣的人員，曾經對日友人的工作，曾對台灣的人員，曾經對日友人